2018年民间组织可持续性指数报告

Le rapport 2018 de l'indice de pérennisation des OSC

加蓬 2018年加蓬公民社会组织可持续性指数 1 首都：利伯维尔 人口：2,119,036 人均GDP（购买力平价）：18,100 $ 人类发展指数：高（0.702） 世界自由度：不自由（23/100） 2018年公民社会组织可持续性评分：5.4 2018年，加蓬继续等待国会批准2017年5月完成的安贡杰包容性国家对话的决议， 包括总统选举方式的修改、国民议会代表人数的增加、选区的重组以及限制宪法法院法官任期的 规定。2018年4月30日，宪法法院在代表任期结束时解散了国民议会，迫使政府组织新的 立法选举。6月21日，政府宣布了一系列所谓的紧缩措施，令全国感到非常惊讶，这些措施 旨在改善公共财政。10月，举行了自2016年8月有争议的总统选举以来的首次立法和地方选举。 在这一年中，总统的健康状况和他长期缺席公共场合引发了许多对透明度的呼吁。活动家和 公民社会组织坚持要求政府提供有关总统领导国家能力和可用性的信息。2018年11月，宪法法院 宣布对加蓬宪法第13条进行修正，以规定总统暂时无法履行职务的情况。许多公民社会组织 以及反对派认为该修正案违宪，因为只有国会议员有权修改宪法。非洲联盟也对该修正案表示 担忧。 2018年，政府对言论自由施加了重大限制，尽管比2017年有所减轻。通信高级管理局禁止 政府控制的媒体与全国联盟（主要反对党）进行沟通，并在11月对《黎明报》处以三个月的 停刊处罚，对该报的主编处以六个月的禁令，原因是该报发表了有关总统健康状况的文章。 12月，另外两家同一集团的报纸分别被停刊一个月和三个月。 公民社会组织的整体可持续性评分在2018年略有改善。尽管环境受到限制，公民社会组织的 倡导工作取得了显著成功。没有其他可持续性维度发生变化。 很难确定加蓬现有公民社会组织的确切数量，因为它们可以在不同机构注册，而这些信息并 未集中。最可靠的数据来源是2017年加蓬组织和项目网络（ROPAGA）进行的公民社会组织普查， 该普查统计了加蓬近1,750个协会，此外还有工会。

2018年加蓬公民社会组织可持续性指数 2 法律背景：6.3 加蓬公民社会组织的法律环境在2018年没有 变化。 协会的注册受1962年第35-62号法的管辖，公务员工会的注册受1993年第18-92号法的管辖， 私营部门工会的注册受1994年第3-94号法的管辖。公民社会组织可以在多个政府机构注册， 包括内政部、经济部和青年及体育部。内政部计划为公民社会组织创建一个统一的注册办公室。 注册费用相对较低。根据第35-62号法，注册协会的费用例如为10,000 XAF（约合17.50美元）。 理论上，注册程序是简单的。然而，ROPAGA在2017年进行的调查显示，行政部门经常延迟 发放公民社会组织在等待最终收据时必须持有的临时收据。根据法律，临时收据的等待时间 应为90天，但通常达到六个月到两年，对于那些任务涉及政府监督、透明度、腐败、民主或 人权的组织，等待时间可能更长。例如，成立于2013年的非政府组织Educaf，在2015年被 青年部评选为年度最佳青年组织，但至今仍未收到允许其运营的临时收据。尽管根据1962年 的法律，未获得授权的公民社会组织在技术上是违法的，但在实践中，它们可以自由运营。 协会还可以申请被认定为公益组织，以便获得某些资金来源，甚至获得公共资金的访问权。 在许多方面，第35-62号法已不再适用。它仅适用于协会，并不承认主题平台、网络或“非政府 组织”这一术语，后者在加蓬指的是90年代围绕政治人物出现的一种独特的公民社会组织形式。该法还限制了成员对公民社会组织的捐款至10,000 XAF（约合17.50美元），但未明确规定时间段。到2018年底，公民社会组织仍在等待法律根据安贡杰国家对话的讨论进行修改。 该法律并未明确规定公民社会组织对政府决策提出异议的上诉可能性。在实践中，公民社会组织对不利决定向行政法庭或相关部门提出上诉。公民社会组织不需要向当局提交活动报告。 加蓬宪法保障集会和参与公共示威的权利。根据2017年第001/2017号法第6条“所有公共会议必须提前通知”， 除某些团体（如工会）外。法律不要求组织者事先获得这些活动的许可。在实践中，政府常常通过在预定示威地点部署武装部队来施压公民社会组织。2018年，内政部长采取措施禁止工会中央组织Dynamique unitaire计划于8月28日举行的“黑色游行”。这些游行（称为黑色游行以强调国家的紧张局势）的目的是抗议宪法的修改、政府的紧缩措施、公务员工资的冻结和现金券的扣留。 加蓬法律并不限制言论自由，但批评政府的组织面临报复。因此，一些公民社会组织实行自我审查。 法律并不禁止公民社会组织接受来自外国的现金或实物捐赠、筹集资金、响应公共招

标或通过提供商品和服务来产生收入。然而，获得公共资金的公益组织必须事先获得相关省长的许可或获得部长会议的法令。 授予许可的机构根据拟议资金的金额而定。 任何拥有临时或正式许可的公民社会组织可以从其主管部门获得高达300万XAF（约合5,250美元）的财政援助。只有被认定为公益的组织才被允许申请其他公共资金来源。然而，由于当局发布的有关融资机会的信息稀少以及获得标准的不透明，只有少数公民社会组织参与公共招标。 公民社会组织可以通过销售产品或服务产生收入，但这些收入必须重新投资于组织内部。 加蓬法律免除公民社会组织在购买其活动所需物品时的税费。然而，这些免税政策需遵循复杂的程序，公民社会组织因此难以获得。法律未规定对公民社会组织获得的补助或捐赠征税。 在加蓬的两大城市利伯维尔和港吉尔，只有人权和工人权利方面的专业律师。没有律师专门从事协会法。多年来，律师收取的高额费用迫使公民社会组织转向成本更低的法律助理。 组织能力：5.4 2018年，公民社会组织的组织能力没有 变化。 公民社会组织通过调查、在其活动和项目中获得的知识，以及通过电话、电子邮件或面对面 的沟通来识别其活动的受益者。这对工会来说更容易，因为其受益者通常是他们自己的 成员。一般来说，公民社会组织利用短期项目逐步建立与公众的信任，因为公众可以随着时间 的推移观察到其行动的结果。相反，像Brainforest这样的公民社会组织则相对持续地工作， 因此可以更好地了解并在其目标人群中建立知名度，从而营造信任氛围。 所有公民社会组织都必须在其章程中明确其使命、管理结构、成员责任以及争议或利益冲突的解决机制。 然而，只有少数公民社会组织将其活动限制在创立时设定的目标上，而大多数公民社会组织则根据捐助者自身优先事项的变化来调整其优先事项。许多公民社会组织仍处于战略规划的初步阶段。2017年为25个公民社会组织提供的组织发展培训促使一些组织（如Gabon ma terre mon droit）在2018年开始进行战略规划。 在实践中，具备强大组织结构的公民社会组织非常少。Brainforest在2018年重新组织了其组织结构（自2008年以来首次），以便能够动员更多资金。公民社会组织开始制定程序手册并评估其活动。工会系统地使用这些工具来实现其目标。 2018年，公民社会组织的财务可持续性仍然阻碍其雇佣全职员工，并限制了对会计师、法律顾问和传播专家等专业服务的使用。一些公民社会组织，如国际发展研究中心（IDRC Africa）、加蓬组织网络（ROPAGA）等，

加蓬公民社会组织可持续性指数2018 4 加蓬良好治理自由公民社会组织（ROLBG）或新组织，聘请技术和财务专业人员，负责由捐助者资助的项目。 根据2018年慈善援助基金会的《世界捐赠指数》，只有10%的受访者在2017年表示曾参与志愿服务， 而前一年为12%。然而，许多公民社会组织（OSC），如彩虹、Brainforest、新组织和青年志愿者协会（AJEV）， 依靠志愿者来确保其活动。例如，2018年，由于火灾，志愿者在Manibus Gabon协会的支持下， 重新粉刷了由彩虹管理的利伯维尔一所女子寄宿学校的墙壁。2018年启用的加蓬公民社会之家新空间， 完全由志愿者重新装修。 公民社会组织可以使用计算机、电话和多媒体设备。全国互联网接入正在增加。与该地区其他国家相比， 加蓬的互联网接入成本仍然很高。能够上网的公民社会组织越来越多地使用社交媒体，如WhatsApp和Facebook， 以改善沟通、增强透明度并制定战略。 财务可持续性：6.3 加蓬公民社会组织的财务可持续性在2018年没有变化。 世界银行将加蓬列为“上中等收入国家”，限制了该国的外援。主要捐助者包括欧盟（EU）、德国国际合作机构（GIZ）、 美国国际开发署（USAID）和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FAO）。 2018年，法国大使馆的公民社会创新项目（PISCCA）吸引了比前两年更多的公民社会组织， 这显示了加蓬公民社会组织在准备和响应申请方面的进步。2016年，四个公民社会组织申请了PISCCA的资助， 其中三个获得批准。到2018年，七十个公民社会组织提交了申请，四个项目涉及十二个公民社会组织， 获得了总计1.4亿XAF（约244,000美元）的资金。 由于公民社会组织对捐助者资金的高度依赖，它们常常不得不应对捐助者优先事项的变化， 这可能会影响其服务和活动的连续性。例如，2018年和2017年，欧盟的唯一优先事项是职业培训， 这一领域仅涉及少数加蓬公民社会组织。历史上，欧盟的资助涵盖了更广泛的活动，包括健康、教育和环境。 捐助者有权决定是否接受公民社会组织在等待临时或正式收据时提出的资助申请。 除了外部资金，加蓬公民社会组织还从国家、私营部门、成员的贡献和自筹资金的合作社等不同来源获得资金。 然而，公共资金的资助仍然微不足道。被认定为公益的公民社会组织可以获得国家的小额补助， 金额在500万至1000万XAF（约8750至17500美元）之间，以覆盖其短期运营成本。没有资金可用于长期项目。 然而，政府并没有真正努力宣传资助机会，也没有明确说明审查申请时使用的标准。 加蓬没有国家政府项目负责支持公民社会组织的财务。 当地的慈善来源很少。最大的基金会主要与邦戈家

族有关，通常直接与当地社区合作，而不是通过其他实体，如公民社会组织。 这些基金会优先关注健康、就业、教育和女孩赋权。企业赞助公民社会组织在加蓬相对不为人知。 然而，企业社会责任（CSR）项目在中非证券交易所上市的公司中很常见，这些项目可能会具体说明公民社会组织应开展的活动。 例如，2018年，Olam Gabon与Brainforest签订合同，开展与可可种植相关的收入生成活动，以惠及受其在Minvoul的橡胶生产活动影响的社区。 公民社会组织在当地及其成员和目标群体中筹集资金。根据2018年慈善援助基金会的《世界捐赠指数》， 只有9%的受访加蓬人表示在2017年捐赠了钱，而2016年为11%。在过去两年中，公民社会组织通过社交媒体筹集资金， 以应对紧急或临时需求，例如灾后救援，或帮助年轻儿童或面临医疗或社会问题的人。 成员的会费不足以资助公民社会组织的日常运营成本或长期项目。一些公民社会组织通过销售产品或服务来产生收入。 2018年，国际开发研究中心（IDRC）非洲推出了一家小企业Indigena Food， 在利伯维尔种植和销售食品，并利用企业的利润来覆盖其运营开支。2018年，社会企业在加蓬相对不为人知。 公民社会组织与企业和地方政府签订合同的情况非常少。 响应国际招标的公民社会组织拥有合格的财务管理人员，或聘请外部服务提供商。这些公民社会组织还通过发布财务报告和进行外部审计来努力提高透明度。 其他公民社会组织通常没有适当的系统来进行财务管理。 倡导：4.9 2018年，尽管环境受到限制，公民社会组织的倡导工作通过几项重大成功得到了改善。 公民对公共行动的监督主要通过经济、社会和环境委员会进行，这是一个公共咨询机构。 99名成员中的大多数来自公民社会，其副主席具有公民社会的经验。决策者和公民社会组织还在委员会和技术平台上进行合作。 例如，农业部将公民社会组织纳入了热带森林联盟2020年非洲棕榈油倡议， 而水和森林部则咨询公民社会组织以定义“森林”的概念。这两个部门在2018年继续就这些问题咨询公民社会组织。 然而，这些合作联盟的建立通常符合捐助者设定的标准，并不意味着政府承认公民社会参与战略或政治决策的权利。 2018年，公民社会组织在倡导方面取得了三项重大成功。首先，Muyissi环境发起了一项关于棕榈油种植园中针对女性暴力问题的宣传活动。 其努力导致在Olam Gabon集团的种植园中成立或恢复了性别平等问题委员会。其次，Dynamique unitaire组织了关于政府在6月实施的紧缩措施的信息会议， 并与公共服务部长和宪法法院院长举行了新闻发布会。部分由于这一倡议，加蓬最高法院决定因未遵循法律程序而暂停紧缩措施。第三，ROLBG和其他公民社会组织公开谴责了该组织的负责人。

加蓬民间社会组织可持续性指数2018 6 自由城中央监狱在2016年总统选举后曾允许对囚犯进行酷刑。它们的 运动导致2018年监狱长被暂停职务。 加蓬的立法程序规定在法律草案颁布前进行公众咨询，民间社会组织（OSC）增加了对政府施加压力的游说活动。2018年，OSC努力防止立法选举后可能出现的动荡。此外，OSC还反对修改加蓬宪法第13条，该条款规定了如果加蓬总统无法履行职务时政府应采取的措施。 OSC通常意识到有利法律框架对其生存能力的影响。 然而，尽管OSC在推动改革法律第35-62号方面进行了游说努力，但在2018年，关于修改OSC法律框架的进展仍然没有。 服务提供：5.1 2018年，OSC的服务提供没有显著变化。OSC继续提供多样化的商品和服务。虽然OSC的服务主要面向脆弱群体，但许多需求仍未得到满足，许多组织在健康、教育、人权、职业培训和环境等领域开展工作。 为了评估目标人群的需求，OSC继续使用调查、社会经济研究、实地观察、公民投诉、支持请求和项目成果。OSC努力满足所有服务请求，这些请求可能来自官员、企业或口耳相传，同时为满足需求的响应提供资金和文档。少数OSC还收集数据以评估其项目对当地需求的影响。然而，由于只有少数OSC在加蓬的九个省份中运作，很多人口的需求仍未得到满足。只有Bongo基金会向全国各地的人们提供服务。2018年，国家和地方组织建立了合作伙伴关系和网络，以交换信息和警报，宣布合作行动，并收集OSC可以用来筹集资金并扩大其在全国其他地区活动的可靠数据。 OSC向其成员和其他群体提供商品和服务，不受种族、性别、民族或性取向的歧视。 OSC对外提供的服务收费，但对资助者资助的项目中提供的服务不收费。一些OSC，如IDRC非洲，创建了小型企业，其利润用于资助其组织活动和运营开支。 总体而言，公共当局一致认为OSC在基础服务提供和服务监督方面提供了附加值。OSC与受益者保持密切联系，受益者对OSC的信任度高于对行政代表的信任。对这种信任关系的认识体现在公共当局决定在公共政策问题和宣传活动中咨询OSC。

加蓬民间社会组织可持续性指数2018 7 行业基础设施：5.2 2018年，支持OSC行业的基础设施保持不变。 一个显著的事实是，民间社会之家在2010年关闭后，于2018年重新开放。该机构曾因欧盟发展基金资助的加蓬非国家行为者能力建设计划（PROGREANE）而关闭。应ROPAGA的要求，经济部为该计划提供了一栋未使用的建筑。OSC可以以低廉的月租金租用民间社会之家的办公空间。它的重新开放对OSC来说是一个福音，因为它们通常在没有适当办公室的情况下运作。民间社会之家是唯一可供OSC使用的此类机构。 加蓬三大中介支持组织（ISO）与自1967年以来领导加蓬的Bongo家族有关。Bongo家族的基金会为加蓬OSC提供免费的专家咨询、信息、技术支持和启动地方倡议的帮助。Sylvia Bongo Ondimba基金会的Mbanja中心为OSC提供计算机支持：访问设备、互联网、信息和技术专家的存在。Bongo家族基金会和加蓬社会行动者能力建设国际中心（CIRCAS/GABON）也为OSC提供财政支持。2018年，Sylvia Bongo Ondimba基金会向圣让兄弟中心提供了超过9800万非洲法郎（约171,000美元）的支持，并宣布向其支持民间社会的项目捐赠超过951,000欧元。然而，OSC对这些基金会的资金分配机制并不清楚，这造成了缺乏透明度的感觉。 OSC通过网络和平台合作并分享信息，通常是非正式的方式。平台面临组织和财务挑战，它们实施的少数活动通常由一两个成员组织以预算项目的形式资助。然而，每年仍有新团体不断涌现。 2018年，Malachie和女性沙龙创建了一个专门促进女性权利的平台。持久的联盟包括ROPAGA、Dynamique unitaire、ROLBG和中非绿色经济民间社会组织网络。 加蓬OSC在能力建设方面经验丰富，提供符合当地OSC需求的培训。例如，位于首都的OSC有时会在民间社会之家为在农村地区工作的OSC赞助培训。2018年，欧盟资助的“公民之声：刚果盆地的森林观察”项目为OSC在多个领域提供了持续支持，包括项目启动、组织结构和战略规划。位于农村地区的OSC可能因缺乏当地语言或在大城市外提供的培训而面临困难。 2018年，私营部门利益相关者在自由城和地区为OSC组织了培训，有时是在企业社会责任项目的框架内。企业还与工会合作，帮助解决企业管理层与员工之间的争议。2018年，Elat协会与Les Petits Pots de l’Ogooué公司建立了合作伙伴关系，其中2018年9月Les Petits Pots de l’Ogooué的果酱销售的15%将捐赠给Elat，用于为贫困儿童购买学习用品。然而，在2018年，没有观察到OSC与私营部门之间或OSC与公共或私人媒体之间的其他正式合作协议。

加蓬公民社会组织的可持续性指数 2018 8 公众形象：4.9 在2018年，公民社会组织（OSC）的公众形象没有变化。 OSC的媒体覆盖通常取决于其与政府的关系或所讨论的主题。私人媒体的报道通常比公共媒体更可靠。然而，在2018年，OSC接触私人媒体的机会受到限制，三家报纸曾被暂时停刊。政府控制的媒体很少报道OSC的新闻发布会，尤其是涉及某些主题时：治理缺陷、腐败或人权侵犯。相反，他们会报道一些不那么敏感的话题，比如疫苗接种活动，即使相关的OSC也在未获批准的领域积极活动。在收费方面，加蓬媒体在公共利益信息和企业广告之间有明显的区别。公共利益信息几乎是免费的，而企业广告则相对昂贵。 尽管公众舆论有所变化，人们通常认为OSC是值得信赖的组织，可以寻求解决日常问题的方案。 一些人理解OSC的角色和使命，而另一些人则质疑OSC在生活成本等日常问题上的沉默。OSC有时接受与其对立的团体的资金，这可能会造成对其忠诚度的混淆并引发不信任。 为了应对社区对其工作合法性的误解，OSC不断组织信息和宣传会议，以提醒公众OSC在解决国家和地方特定问题方面的贡献。例如，致力于可持续发展和环境的加蓬OSC利用2018年环境周平台向公众介绍其在该领域的角色和活动。 政府和私营部门对OSC的角色持积极态度，尽管他们有时与某些OSC的使命或行动存在分歧。他们意识到OSC的角色和经验，以及OSC在提供有关当地人口的可靠信息方面的能力，并认识到与OSC紧密合作的必要性。意识到公民社会的作用，加蓬Olam集团（私营公司Olam International与公共部门的合资企业）在2018年与来自不同领域的OSC组织了一次公民巡回活动，以展示Olam集团如何为国家经济和地方发展做出贡献。 OSC通过传统媒体和社交网络宣传其公众形象。OSC越来越多地在线沟通其工作。此外，越来越多的OSC建立了Facebook页面。然而，农村地区有限的互联网接入限制了他们利用社交媒体作为宣传工具的有效性。OSC在其活动中也更好地利用记者，并向他们提供高质量的信息，以确保更大的媒体覆盖。一些OSC甚至雇佣了公关总监以增加他们的媒体覆盖。 大多数OSC没有道德规范。只有最重要的OSC发布年度活动报告，但通常没有进行广泛的宣传或传播。 免责声明：本文中表达的观点是项目参与者和其他研究人员的观点，并不一定反映USAID或FHI 360的观点。